

一群如朝阳般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一群行走在人生暮色中的耄耋老人,两条平行线在金融街老龄公寓有了交点。当“昨天”和“明天”相遇,你能听到时光流逝、人生轮回的足音

老人院里的年轻人

本报记者 蒋茜文/摄

1992年生,1994年生,1996年生……
83岁,88岁,99岁……
一群如朝阳般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一群行走在人生暮色中的耄耋老人,两条平行线在金融街老龄公寓有了交点——这里的护理员基本都是90后。他们之间的故事,细碎得好像夏日的阳光穿过树冠后洒向地面的一块块光斑,因为光影交错而有了特别的意味。
谁没有过青春年少?
谁又能阻挡衰老?
他们的今天,是他们的昨天;他们的今天,是他们的明天。当昨天和明天相遇,你能听到时光流逝、人生轮回的足音。

返老还童

6月3日,金融街老龄公寓三楼的一间介护疗养室里,28岁的护理员教育霞正要给孙奶奶喂咳嗽糖浆。她是这里的护理员中唯一的80后。
“孙奶奶,喝吧,喝了就不咳嗽了。”教育霞抬高嗓门说。
“我不喝!”孙奶奶的回答中气很足,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个99岁的老人。
开始利诱:“挺甜的,好喝!”
“我不喝!”一脸雷打不动的坚定。
改成威逼:“再不喝只能给你打针啦!”
孙奶奶有点动摇,最后终于把糖浆喝了。
对于有孩子的人来说,这样的场景再熟悉不过。小孩吃药,常常要哄,殊不知当人老了以后,有时也一样。

在金融街老龄公寓,一二楼住的是自理及半自理老人,三楼基本都是无法自理的老人——他们大都八九十岁高龄,用奶瓶喝水,穿纸尿裤,吃饭需要喂,吃药需要哄……返老还童这四个字,在这里能看到最贴切的诠释。
当人生进入这样一个阶段,需要更无微不至的照料,而这往往是很多家庭成员力不能及的,必须求助于专业化的养老机构。
金融街老龄公寓的一线护理人员均为大专以上学历,主修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40多个护理人员中,除了教育霞,其余都是出生于1992年到1996年间的“孩子”。他们以年轻人特有的热情照顾着“爷爷奶奶”。

跨越障碍

大多数人的内心,对于无法阻挡的老去总是有些不愿面对的。于是,当你迈进老人院的时候,会隐隐绰绰地有些不适。
在金融街老龄公寓,这种不适感可能比

较容易被淡化。
护理员们身着嫩黄色带有小熊图案的T恤,步履轻快地走着,一口一个“爷爷”,一口一声“奶奶”,脆生生地叫着。沉沉的暮气无形中被驱走了不少,原本有点让人感觉压抑的院子飘荡着些许家的味道。

教育霞和李月所在小组负责护理的介护疗养室是个8人间,8位奶奶最小的83岁,最大的99岁。她俩上早班,6点半上到14点半,期间要给老人喂饭喂药,协助排便,推他们到空中花园晒会儿太阳,每隔两个小时做一次记录,如果上夜班,每隔两小时还要给老人翻身,避免得褥疮。

做这份工作之前,仅仅做好“吃苦”的准备还是不够的,因为,比吃苦更难的是过心理障碍这一关。

28岁的金融街老龄公寓院长谭沙沙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给老爷爷洗澡。当时,她自己心里有点打鼓,那个爷爷也有点不好意思,用小毛巾遮挡着身体。看到爷爷这样,谭沙沙反而来了勇气:“您就当我是孙女儿,没事的。”

“做这份工作跟医生一样,不该有性别上的顾虑。”谭沙沙说。

起初,妈妈也很心疼她:“我姑娘在家啥都不干,现在啥都要干。”

爸爸则说:“做事不能没长性,别遇到点困难就打退堂鼓。”

谭沙沙没退。而当年跟她同专业的27个同学,现在仍在做这行的还不到一半。

“有的人以为学了老人服务与管理专业就可以直接去做管理,那就错了。先服事后管理,每个人都要从护理员做起,才能真正了解这个行业。”谭沙沙说。

遇到跨不过这道心理门槛的实习生,谭沙沙会这样“劝退”:“如果你从刚开始对照顾老人就是排斥的,那么趁早别干,否则只会浪费时间。”

读懂老人

曾经的护理员林益冰,今年5月转岗到了营销部。当她还是实习生的时候,一次跟着师傅上夜班的经历深深刻在了她心底。

有位奶奶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一到半夜就会焦躁不安,四处走动。

“我当时紧张极了,不知道该如何去跟奶奶沟通。”这时,师傅走到奶奶身边,轻轻抱住老人,边轻拍她的后背边说:“奶奶,回去睡觉吧,我陪您一起睡,不怕啊!”

师傅抱着奶奶,奶奶抱着师傅,就这样,不一会儿,奶奶进入了梦乡……

就在那一刻,林益冰明白了,必须用心去感受老人的需求。

读懂这里的老人,很多时候要靠猜。



每一个走进金融街老龄公寓的人几乎都会有同样的疑问:这些还时常被人当作“孩子”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愿意干这一行?图为金融街老龄公寓的护理员照片墙。

一次,爱看电视的奶奶看着看着流下了眼泪。李月赶紧琢磨是怎么回事,原来是电视剧的情节有点凄惨。李月赶紧换了个“跑男”,果真,奶奶的情绪好转了。

跟这里的老人沟通,得使“绝招”。

有个爷爷原来是当兵的,后来得了阿尔茨海默症。一次次催他洗澡,他都不乐意。后来有个护理员想了个主意,说:“司令下令了,让你立刻去洗澡!”结果,不到5分钟,老人就收拾好了换洗衣物,连剃须刀都准备好了。

了解老人过去从事的职业、他们的爱好、他们的家庭背景,都可以成为护理中的“药方”。

除了十分的细致,护理员还要有十足的耐心。

一个问题老人前1分钟刚问,你回答了,他能紧接着又问一遍。甚至,有的老人会没来由地发脾气。

这是份磨性子的工作,尤其对“有个性”的90后而言。

护理主管高敏坦言:“我们在家对父母都挺霸气的,但看到爷爷奶奶会尽量把性子收一收。”

护理员是个良心活儿,做到什么程度没法完全细化,爱心、耐心、宽容心在某种程度上比技术更重要。

照顾老人的工作脏、累、苦,待遇不算高,以往很多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因为别无选择而只能干这行。而这里的年轻人原本可以有更多选择,他们留下来,是期待在这个行业中实现自身价值,而不单单是谋生。

“这是我喜欢的一份工作,我就想好好干,不断学点新东西。”李月说。

在金融街老龄公寓,护理员根据业务能力分成四个层级,他们有不少培训机会,还有机会转到技术管理岗或综合管理岗。“总之提供尽可能大的发展空间,让大家看到希望。”谭沙沙说。

发现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在工作中塑造一个更好的自己——这或许正是老人院里的年轻人化解消极、保持活力的源泉。

心都化了

走进三楼的介护疗养室,大部分“爷爷奶

奶”跟你没有眼神的交流,有的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

每天身处这样的环境,会是怎样的感受?

“偶尔来的人看到的只是眼前的一幕,就像赵奶奶,别看她现在一直犯困,她精神好的时候会唱《东方红》《南泥湾》,开心起来还会搂着我们亲呢!”教育霞说。

最令李月难忘的,是一次莫名的感动。

一个爷爷说要排便,给他扶上了马桶,过了一阵问他:“拉好了吗?”

“我没说要拉啊。”

“您刚才说到的。”

老人一脸歉意,像个犯了错的小孩,连声说“sorry!真是对不起啊,麻烦你了。”

“他居然跟我说‘sorry!’那一刻,我的心都要融化了!”说起这一幕,李月激动地用手指敲打着桌子。

长期跟老人相处,建立感情之后,一旦有一天他走了,会不会特别难过?

“对于死亡,不用看得那么沉重。只要在老人最后的日子里给他带去快乐,让他舒心,就是最好的结局了。”教育霞说。

“如果她原本有病痛,那么,走就是一种解脱。如果她无疾而终,没遭罪就走了,那也算是人生一大幸运。”李月说。

这样的话,从年轻人嘴里说出来,别有一番滋味。

“面对这些老人,看到他们无论年轻时有多么风光,老了都一样,就会觉得生活中那些磕磕碰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珍惜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谭沙沙说。

这份“向死而生”的感悟,有的人,要再过20年才会有,有的人,也许一生都不会有。

业余时间,谭沙沙喜欢去郊外走走,到一个全然陌生的环境里放空自己。

李月热爱运动,在奔跑和流汗中释放自己。“你看这个杯子,我们不能不停地往里面倒水,也得不断往外倒,否则就该溢出来了。”

逛街则是这些年轻人共同的爱好。“女孩子们一起逛街的时候,都打扮得可漂亮了。没有人想得到,我们是一群养老院的护理员!”已经从护理员转岗到办公室的王金娥说。

对这一行,不少人持有偏见。
“你问100个人,90%一听到你干护理的,都

会说你怎么干这个啊?”依着李月直来直去的性子,当然是一口顶回去,“你不要小看我们这个行业,他们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有本事你老了以后不靠我们这样专业的护理人员照顾!”

朝阳产业

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养老护理就是伺候老人吃喝拉撒,是“低人一等”的工作,有人将其形容为“老同志干不动,中年人嫌太累,年轻人不愿干”的行业。

每一个走进金融街老龄公寓的人几乎都会有同样的疑问:这些还时常被人当作“孩子”的年轻人为什么会愿意干这一行?

“这是朝阳产业!”问了七八个护理员,这是记者听到的“标准答案”。

60岁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亿,空巢老人突破1亿,失能半失能老人达到3500万……中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曾经“六个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的情形正转变为“两个人要赡养四个老人”的焦虑。

养老老以及人之老。

这,既是无法逃避的个人和家庭问题,也是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这也让人们看到了潜在的就业机会。

总是笑眯眯的实习生徐聪,很快将从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毕业。选择这个行业,她还有一点更现实的考虑:“我胖,这份工作不太在意外貌。”

说这话的时候,她还是笑眯眯的,没有难堪或不好意思,一脸可爱的坦白。

毕业于大连职业技术学院的谭沙沙说:“我们这个专业基本上大二就被定出去了。”

谭沙沙2010年大专毕业后,干了两年多护理员,2013年当上店长,2014年成为新成立的金融街老龄公寓的院长。

“养老行业太缺人才了,像我们这样的大专生很受重视,只要好好做,比较容易冒出来。”谭沙沙说。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数据,目前全国养老机构护理人员不到30万人,缺口高达1000万;从业人群中,40岁以上人员占到一半以上,高中以下学历占到七成。

“未来这个职业的前景会越来越好,但不管干哪行,都要用心、坚持。”谭沙沙说。

【鲜为人知的岗位】

井架地铺工

井架地铺工:

油水井出现故障要立井架进行检修。地铺是用来固定井架的一个“桩子”,它通过钢丝绳与井架相连,是井架安全的支撑点。而地铺工的工作就是安装和起出地铺。

杨军

6月10日,在高25斜1井作业现场,吊臂高悬,机车轰鸣,繁忙的搬迁施工正在进行。

井场一角,冀东油田井下作业公司特车分公司安装队员工刘帅正指挥操作手李桂军将钻井连接器插进地铺“耳朵眼”,旋转起地铺。顿时,混杂着石子、草根的泥土慢慢向外翻卷,不一会,大臂便将地铺缓缓拉起。

22岁的刘帅干的是个比较偏的工种——地铺工。地铺是用来固定井架的一个“桩子”,它通过钢丝绳与井架相连,是井架安全的支撑点。地铺工则是装卸这个支撑点的“特勤兵”。

据安装队副队长崔智军介绍,地铺一般分1.8米、2.5米两种。对于土质较硬的井,一般用1.8米长的地铺;对于土质疏松、有泥浆坑的井,则使用2.5米长的地铺。

一根地铺重约25公斤,但从地下拔起来后,附在地铺上的泥浆、石块等,会使其重量增至近40公斤,每一次装车都很费劲。“曾有一天,我们打了4口井的地铺,光扛地铺就扛了80多次,下班回去,累得腰酸腿疼。”操作手李桂军说。

打地铺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活。为确保井架牢固、安全,打地铺前要仔细测量和探测。因为随着油田的深入开采,井场地下管线、电缆纵横,稍有不慎就会打穿管线,打断电缆,给油水井正常生产带来影响。因此,在打地铺前要用金属探测仪小心翼翼地在目标区域内探测,就像工兵找地雷一样。

“最怕冬天打地铺,冻土层有30厘米厚,碰上碎石层,地铺根本钻不进去,经常把地铺的耳朵和钻井盘片打碎。只好换新的接着钻,最多时,一个地铺打了两个多小时。”36岁的李桂军说。

安装队副队长崔智军也讲了一件趣事。有一年冬天零下20多摄氏度,地冻得异常坚硬,地铺盘片空转,转出一圈圈的冰花,根本钻不进去。后来用钢钎、榔头一点点地砸和刨,冰碴乱溅,蹿到人脸上当得疼疼。最后,只好用滚烫的水慢慢浇,经过一整天的折腾才完成了打地铺任务。

“除了井架需要地铺,压裂井口、放喷管线等都需要打地铺。我们作业队走到哪儿,地铺车就要跟到哪儿。”在高25斜1井指挥搬迁施工的井下作业公司试油五队队长闫海滨这样说。

用“随时待命,说走就走”来形容地铺工的工作状态一点不为过。为了早投产、早拿油,安装队经常要连夜开工。一次,他们接到任务时已经是20时左右,地铺工王凯川和张和飞二话不说,驾驶地铺车赶往井场,等打完地铺回到家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2时。

井下作业公司安装队共有10名地铺工。据统计,他们一年平均要打地铺近600井次,累计钻进、起出地铺近1万根次。

【一线影像】



“爸爸,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6月19日父亲节这一天,安徽淮北矿业袁庄矿工会在井口开展“感恩父亲节,亲情助安全”活动。6名小朋友前来看望刚刚升井和即将入井的爸爸,朗读写给爸爸的平安信。图为综采区刚升井职工刘明和儿子。 陈贤文 摄



6月20日,皖南地区出现大到暴雨,敬亭山附近山体滑坡,皖赣铁路宣城港口桥站下行三道处约60米长的路基被暴雨冲毁。中铁武汉电气化局皖赣铁路站后四电集成项目部第一时间组织抢险队伍奔赴现场。当日20时,线路抢通。 贺玉琴 苏艳 摄

【走进班组】

“白天睡觉、夜间干活,每天陪伴我们的只有皎洁的月光”

他们在月光下默默成长

唐哲 万厚

“白天睡觉、夜间干活,每天陪伴我们的只有皎洁的月光。”古城湾线路车间青工柴宏斌在自己的微信个性签名中留下了这段略带诗意的话。

古城湾线路车间肩负着内蒙古首条时速200KM/小时的集包线总延长108KM的养护维修任务。为了将对行车的影响降至最低,在夜间作业的午夜时分,才是车间职工开始工作的时间。

每天月亮升起时,职工们纷纷从家中出发赶往车间,清晨到家倒头就睡,醒来时太阳已经挥挥手和人们说了再见。常年披星戴月,脸黑赛锅底的铁路工人特色在他们的脸上找寻不到,拉高了整个工务段的“颜值”。

月夜作业之辛苦,只有他们自己感触最深。

虽有月光,但为了确保养修不出差错,职工们结合整修方案,必须借着手电筒光亮,一

米一米拉悬绳,一米一米精细测量,在微弱的光源下盯着以毫米计的变化。施工结束,每个人都眼睛酸痛难忍,流泪不止。

凌晨,是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候。盛夏时节,夜间凉爽的工作环境是其他车间羡慕不已的;到了冬天,就变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塞外冬季动辄零下20多摄氏度,寒风如刀割一般,特别难熬。工务设备和工具通常都非常沉重,即使是在寒冬,作业中也会大量出汗,汗水浸透手套、衣衫,迅速结冰——120分钟的作业时间内,他们必须忍受“冰火”两重天。作业结束时工作服几乎变成了冰甲,放在地上甚至可以立起来。

常年的昼夜颠倒,打乱了每个人的生物钟,让这个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车间,人人满脸“青春痘”,不少人作业结束需要“喝二两”才能入睡。回到普通人作息时间的假期却令职工们颇为“痛苦”,晚上睡不着,白天还要顶着黑眼圈参加各类活动,过节在车间值班都成了“抢手活”。

高速运行的列车会将任何一点瑕疵无限

放大,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集包线钢轨设备的每一个几何尺寸都有严格的误差标准。设备维修作业需要无比精细,就像是在钢轨上绣花。

李志强是古城湾二工区一名工长,他所在的工区连续两年全段班组验收第一名,依靠的就是精细化管理。

一次,有个职工在平面调整前没有对电子道尺进行校对,造成作业后线路轨距出现0.35mm的偏差。了解情况后,李志强立刻带领职工对照作业技术标准进行再次调整,确保偏差控制在±0.2mm允许范围之内。

“我们与毫米较真,我们吃熬熬夜,就是为了换来万千旅客在咱管段上睡得安稳,坐得舒服!”李志强说。

今年4月,集包全线上下行108KM线路精调,累计换轨2000米、换枕2000米、整理外观129.72KM。施工的起拨道量、轨距变化率调查都力求精准,需要测量人员使用全站仪每五米在钢轨踏面打点,计算起道量,逐枕精量几何尺寸参数。1公里线路共有1600

对轨枕,1根轨枕3个数据,每人每天作业1公里需要弯腰测量6400次、书写数据19000余个,有时候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

“如果说检测线路时,每弯一次腰就算是插了一株秧苗,精调施工期间我们每个人都插10亩地。”从小在农村长大,干惯了农活的车间副主任赵子龙,一提起精调,手仍然不自觉地摸到了后腰,仿佛劳损的肌肉还在隐隐作痛。

集包线养护维修工作标准高、强度大,也是培养青年技术人才的速成班。2013年,成立伊始的古城湾线路车间主力军都是退伍军人,技术底子薄。维护全段维修标准最高的集包线,光靠力气可不行。车间各工区每周组织青工学业务,练技术,帮助他们快速提高业务能力。

青工樊海龙、宋清先后在全段技术比武中拔得头筹,被其他工区“挖走”,成为年轻的班长。每每提到这些,车间干部们都格外自豪。

他们,尽心尽力维护着管内设备安全,在月光下默默成长。